

远处,传来沉闷的枪声

张步真



远处，传来沉闷的枪声

作者的话

据说城市里的人，将近有三分之二来自农村。我便是那其中的一个。我的创作是在农村的小土屋中起步的，许多作品就在那里写成，当然有时也在五层楼的洋房子里写作。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写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人的欢乐、忧愁，以及他们心灵的历程。

在此之前，我出版过短篇集《追花夺蜜》，中篇集《老猎人的梦》。其中有一、二篇得过省级创作奖和刊物文学奖。

我今年四十七岁，早过了不惑之年，惟其如此，才尤想进取。

远处，传来沉闷的枪声

张步真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插页3 字数 223,000

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400

书号: 10151·857

定价: 1.90元



張子良

目 录

土热人亲的画幅(序)	康 濯(1)
满足·····	(9)
深沉的记忆·····	(26)
依稀可辨的小路·····	(39)
中秋卖鱼·····	(54)
沙丘里的刺槐·····	(71)
拔牌记·····	(94)
朱二升请客·····	(106)
祖宗有福·····	(124)
黄金湾纪事·····	(140)
翠竹·····	(163)
乡邻·····	(183)
茉莉花的喜剧·····	(207)
米嫂家那条牛·····	(220)
我心目中的英雄·····	(238)
一个星期天的奇遇记·····	(251)
蓝天, 多么深远·····	(270)
大难不死·····	(286)
远处, 传来沉闷的枪声·····	(302)

土热人亲的画幅

——张步真短篇集《远处，传来沉闷的枪声》序

康 濯

两年多以前，《文艺报》发表过一篇题为《连云山下土作家》的文章，介绍了湖南作家张步真和他的小说创作。文章题头有一幅作家照片，看来四十多岁，确实有点泥土气。连云山在紧靠江西的湘东平江县，那里是彭德怀同志一九二七年率部起义的名城胜地，也是二十、三十年代湘赣苏区和湘鄂赣苏区的中心地区。不过张步真并不是平江人，他出生于湘潭韶山，只是十几岁刚一参加工作就分配到了平江县，然后就二十多年一直在平江的乡、镇以及生产队、大队、公社和区、县从事各种基层工作，以至平江和连云山的东西南北都有他的脚板印。因而把这位作家冠以“土”字，显然是恰当的。

张步真的作品也同样处处是泥香土香，作品中的水色、山光、人情、风物，都无不弥漫着连云山辛勤的印迹、晴雨的年轮与深沉的怀想。多年前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读到他的《追花夺蜜》等短篇小说，便开始有着这一类朦胧的体味。近几年读他《老猎人的梦》等中篇小说，又突出感到这一类的声色、韵味已愈显沉实而鲜明。现在这本《远处，传来沉闷的枪声》集子中十八个短篇，显然就更是连云山的土热泥香和人亲情重，

都进一步刻画得尤为浓烈。正因为这样，这一短篇集已足可说标志着张步真同志文学创作道路的趋向成熟，不论思想和艺术都是如此。而一切趋向成熟的艺术都自有其独特的特色，张步真的独特之处，也正是连云山那样思想的土热和艺术的泥香交织一体所透现的。

十八篇小说主要都发表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写的也主要是那一时期连云山一带拨乱反正中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搏动。当时我国人民生活的主要脉络，就是拨过去极左和“左”的思想之乱，与正确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张步真艺术的笔触，首先也主要是揭露“左”的恶果和危害，是突出地反“左”。而当时能够抓住这一时代主调的作家和优秀之作显然不少，张步真《远处，传来沉闷的枪声》我以为也同样无愧于这方面的比较优秀之作；这主要是由于作者通过自己思想和艺术上比较深刻、鲜活而又令人动情的独特的功力，刻画出了我国农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暂时遭受“左”和极左的磨难时节，从各个角度和各种性格所表现出来的任劳任怨与坚忍至极的高尚精神和品德，并且既表现得有时简直要惊心动魄，而又不同于众，足以称得上一组土热人亲的画幅的。

连云山的黄金洞以偏僻、贫穷而远近闻名，集子中的《满足》所反映的该地一件所谓“荒诞不经的事”，其实是一件真实的、带有典型意义而又促人深思的事。老农龙长顺七十多岁的母亲勤劳、贫困了一辈子，病得奄奄一息，却仍不忘记幼小讨饭时听到县城的所谓繁华后就埋下的要去看看的理想。而解放后逛县城本来早有了希望，但开始既无公路，也仍然穷。以后更“左”得把一家的积蓄“借”给了“大跃进”。再后是三

年苦日子加十年内乱，以至这位老奶奶只能在垂危之际，最后挣扎着又提出了她的唯一愿望。五十多岁的龙长顺心绞肺裂地决意要给娘以满足，便同他儿子抬轿子送老人上城。路还没走到头，老人就眼看要咽气了。龙长顺吓慌了，他儿子心痛得急中生智，指着附近一座早已不大兴旺的黄金矿，叫喊着：“奶奶，县城到啦！”果然奇迹显灵，长顺娘睁开了眼，看到了红房、白屋，冒烟的大烟囱，似乎几十年的一切理想猛然实现，于是她微微地笑着闭眼死去。临死前她显然是满足的了，然而这位老奶奶的“满足”，却会使读者感到怎样深沉的揪心之痛！我国农村甚至都得不到这种“满足”的又还有多少哇！

极左和“左”的恶果自还远不止此。《远处，传来沉闷的枪声》中那位七十多岁的老佃农朱振山，四十年前的老苏区时代借给红军六十担军粮谷，一直保存着写了“革命胜利后，颗粒还清场”的借条，但在建国后因生活改善而从没想过要国家还谷。后来极左搞得他老两口贫病交迫，他实在不好意思可也只得找“文革”中“支左”的裘政委要谷。这位政委正要强迫全县农民修建多年都修不成的电站，要使家家无闲人以堵塞小生产“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对朱振山老汉当然是认为“思想太成问题”，还指示大队斗了老汉一顿。老汉找到当年红军的借粮干部、建国后的老将军、“文革”中下放回乡的于光杰将军诉说一切后，请听听老将军对政委说的话吧：朱振山借谷给红军后受了多少摧残，但他坚信革命胜利，不把借据当废票；解放后二十多年又知恩知遇不讨债；现在可为什么来要谷？还不是一些号称共产党员的人以极左剥夺、限制、搞穷了农民，逼出来的吗？

集子中尤可注意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开

始推行生产责任制，农民生活日露生气，但“左”的压力仍然如浓雾，似乱麻。《朱二升请客》中的朱二升种木耳得了千把块钱“露水财”，这位一辈子窝囊的农民想请下乡的县委书记吃顿饭，以享享伸直腰杆做人的痛快；然而钱花了，客请了，过去罚过他的书记算出他的收入是私人超过集体，便认为这不是社会主义，使他伸伸腰的微小理想都受到沉重打击。《米嫂家那条牛》则写出了一个寡妇仅仅由于受到别人一点点照顾，竟在三中全会以后仍面临封建残余和官僚主义的包围，而且几乎万难解脱。《蓝天，多么深远》更突出表现了一位下乡知青安宁，在林区为了国家建设而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但是先进思想和行为却不容于“左”和封建、官僚主义残余所掩护的不正之风，以至这位安宁在事业、生活和爱情上无不备受打击，直弄到在婚礼举行之际，都不能不被逼得火速赶去攀上他自己发明的索道以排除事故，并终于差点摔死。所有这些情景，难道不都是处处发人猛省，促人深思，甚至催人泪下的么！

这一集子可说是颇怀悲愤之情，但又并非旧现实主义的一般悲剧，而是或隐或现都总有积极的闪光和前进的力量；这主要表现在作品中所塑造的一批先进的乃至平凡的人物颇有血肉的形象上。其中的《拔牌记》就正面描写了彭德怀元帅“大跃进”中回黄金洞视察的动人情景。他一出场便站立稳如石柱，两眼光利闪光。对庄稼根本不信公社副书记的浮夸，处处同老农杨立冬心心相印。杨立冬在三十年前平江起义时曾受过彭老总的恩惠，三十年来他一直知恩知遇，老实乐观不，讲假话，也不按公社副书记的指示搞假汇报。当他认出彭老总，并寒暄叙旧之后，更含泪表露了怕饿肚子的心情。彭老总理解他，鼓励他即使挨批斗也要讲真话，一边痛心地对他说：“不要怕，挨

斗总比挨饿强！人命关天，挨饿会死人呀！”于是杨立冬断然拔掉了那块浮夸的丰产牌。这里写杨立冬，写公社副书记，处处也都是陪衬着写彭老总。一九五八年彭德怀同志还乡的形象，乃至一九五九年他在庐山敢于实事求是地上书的形象，不是从这一两个场景中，就可略略窥见了么！

写连云山必须写元帅彭德怀，也必须写将军于光杰。这位于将军不仅在《远处，传来沉闷的枪声》中不计个人处境而仍然满怀义愤地教训搞极左的政委，同时决意要还清四十年前红军所借的稻谷，哪怕他拿个人积蓄也得还清，并将报告周总理，还要把借据送到革命博物馆去；而且又在上面没提过的另一作品《依稀可辨的小路》中，再一次出现于三中全会后他得以落实政策被接回北京的前夕，并经过谈今忆往所展现的过去革命斗争中斑斑血泪与今天现实生活中“左”的危害，终至使他最后改变了主意，依然要坚持留在乡下再插上一面红旗。于光杰这位党和彭德怀培养的老革命家，不屈于邪恶的压力，不忘记人民的疾苦，不脱离劳动的根本，身在难中仍敢斗错误，获得解放也不图晚景，那一股凛然的正气，实在是神形皆活，表里鲜明的。

作品中另一类先进而平凡的人物也大多各有形象的光痕，能够使人留下记忆。《远处，传来沉闷的枪声》中的安宁对事业坚韧、顽强地钻研不止，并且永远打不垮、压不弯的形象，就颇为突出地足堪当前新一代年青人的代表。《我心目中的英雄》那位马社长“左”得办了蠢事但决不掩饰，而是敢于面对错误的活灵活现的形象，也较为可信地刻画出了一个令人尊敬的犯错误的好人。《米嫂家那条牛》中的杀猪佬宁桂生对懦弱寡妇的同情心，以及对复杂的人事纠纷与个人夫妻关系的机智

处理，其生动的语言和举止同样令人信服。并且，宁桂生的同情心，以及龙长顺和朱二升看来被压抑得不敢抬头，但却跃然纸上的勤奋、坚韧精神，甚至还都可说是文学中很少有人触及而颇含独特意义的性格。

作品中再一类“号称共产党人”的个别分子，也多各有特色。象《黄金湾纪事》中奸污富农女儿而令人发指的坏分子，《蓝天，多么深远》中肆意打击安宁因而问题极其严重的代科长，以及主要是认识问题和个人意识而冷待朱二升的县委书记，与压制“我心目中英雄”的公社代理书记，他们都是层次分明地或表现了丑恶的犯罪，或刻印了封建残余深厚的影响，或反映了官僚主义与霸道作风的结合。这里象属于认识问题和个人意识的那两位书记，由于表面并非为谋私利而更具代表性，在“左”网之下的生活中几乎处处可见他们的影子，本书中也几乎每一篇都可感觉到靠他们支持的“左”网所形成的压抑气氛；显然这正是作者文笔不凡之处。

张步真在艺术上也颇有独异的功力。特色之一是眼目和触角较宽，不仅描画了从元帅、将军到先进的、平凡的、有错误的直至反面的以及很少有人触及的人物，反映了连云山几十年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多方面的生活，而且还在《一个星期天的奇遇记》中写了近两年的机构改革，较为真实地展现了一个机关人事安排上若干发人思索的奇异反应，以及几个不同的人物言行鲜活的面目。另一篇《翠竹》更塑造了一个被生活逼向贪嗜赌博的邪路并且劣根难变的农民形象，以及他那勤劳、坚韧、矢志不渝地帮他改正的妻子翠竹身上本分、朴质的形象。可见作者在捕捉生活和人物及其艺术再现上，是追求进取，注目想象的。

艺术特色之二是生活根基的扎实、深沉。连彭老总都是“我知道挨饿的味道，我娘就是饿死的”。于光杰更是同阶级敌人血海深仇，当红军都带有挺而走险的味道。《满足》、朱二升、翠竹与“我心目中的英雄”全都既有点荒诞不经，又有点中国农民那种特异而莫可奈何的自嘲和幽默。而所有这一切，自都是来于温热的泥土，是农村生活的底层深处时时都可听到、看到的奇人轶事与凡人淡事的。

艺术特色之三是作品的悲剧性安排，这或许是张步真近年创作上一个值得加以注意的突破。《满足》中长顺老娘把一个小矿当成自己一辈子美好理想中的县城，终于满足得微笑着安然死去。《蓝天，多么深远》更安排了先进青年安宁婚礼未完便差点摔死，爱人飞跑去嘶叫着：“别再干这林场了，跟我回家去，我会养活你”这样的结局。还有朱二升兴然请客而凄然散席，翠竹费尽心力而丈夫依然难变的收场。特别是《拔牌记》中的杨立冬，因为对彭老总讲了真话和拔了“丰产牌”，以后竟被目为勾结彭德怀而遭大反右倾，闹得挨打受饿害病，将死之际也没问到彭德怀的消息，以至断了气仍不闭眼。这种种层次不同而凄怆悲愤的结局，引来的效果却不是旧的悲剧那样使人消沉、颓丧，相反地倒是促人激愤而起，奋发而上。这是由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我们党和人民勤劳、坚韧的品质和正气，足以驱散人们的凄怆之感，而带来从奋起中获胜的必然信念。并由于象长顺老娘微笑着安然死去那一类莫奈何的自嘲和幽默，所透现出来发自我国农民热土浓情深处的浪漫色彩。当然也还由于生活中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的结局以及农村拨乱反正的结局，在作品之外辅助了作品的功效的。

张步真的成就自仍是来于同生活的土厚泥深之密切交流，

同人民的休戚与共之深情至谊；而这方面尤为可贵的是，他同人民生活的联系还远不只来自一般的长期生活体验，关键乃在于他本人就是基层干部，是生活斗争的直接参加者、指导者，他的生活基础大多来自自己亲身经历的积累，同自己的思想、血脉是融为一体的。记得一九八一年深秋我曾同他一起下过平江农村，那时在一路上不论是经城镇过山村，他总时时都要下车去看看农民老友，或是给这一家捎点吃食，或是给那一位五保老人送去五元、十元的。真是连云山人民的“土”作家，自己也真是来之不易。

当然张步真也有不足。最明显的或许是精神境界怕还不够高，也不够目光四射，甚至对生活的提炼、升华和凝结度都还嫌不足，因而作品既反映了时代的脉搏，相对来说又未能出现思想和艺术上强烈到令人震颤与广泛传扬的尖端之作。对农民性格形象的概括和典型化，也有点过分偏于虽勤劳而又忍耐至极与消极、懦弱到几乎无法出头的一面，而没能更加充分地写出我国农民勇敢、机智与顽强斗争不息这尤为重要的一面。艺术表现上也时显粗糙，乃至不大引人的叙述过多，需要着力描写之处又轻轻放过了。这就是说，张步真同志还大有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并广泛接触文化科学和生活矿脉的跋涉之路，也大有从革命现实主义特别是革命浪漫主义上攀登和探索的远阔征途。由于他土热泥深，人亲情重，又正是壮年奋发之际，在继续学习理论、深入生活和追求艺术的大道上，他定然是会土深花更艳，泥肥果更丰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于长沙。

满 足

因为生活中发生过荒诞不经的事，作者才写了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

(一)

龙长顺虽然也五十岁了，要不是政府提倡晚婚，使儿子找对象的时间推迟了，龙长顺也许已经当了爷爷。但他在七十岁的娘面前，不仅百依百顺，而且格外孝敬。每天收工回来，他象小学生放学回家一样，甜甜地叫一声娘。若是早上出工，锄头都扛上肩了，他还要跑到娘面前，恭恭敬敬地打个招呼：

“娘，我到后山垄里锄包谷去了！”娘呢，照例要叮嘱几句，要他带壶凉茶，不要喝山泉水。要他小心蛇，八月蛇拦路，路边草丛里有土皮蛇；这一带山区还有一种皮带蛇，平时盘在树上，口里吐出一些肉眼看不见的游丝，散布在树底下。人在树下边，只要触动其中任何一根游丝，那皮带蛇就从树上吊下来，一口咬着你的喉咙，那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儿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哪怕你做了爷爷，在娘面前还是儿，娘能不操心么？加之龙长顺四十岁上头死了堂客，后来没有续弦，屋里全靠娘操持。他自己和儿子大禾的鞋脚袜垫，衣衫浆洗，全是娘

一手一脚料理的。娘一辈子没有过一天伸展的日子，龙长顺若是对娘不孝顺，天不容哩，雷火劈哩！

早三天队里摘完了油茶子。这里每年都有个捡野茶子的习惯，龙长顺两爷崽队上要出工，当然没有工夫去发这种露水财，但娘拄着拐杖，背着篓子上山了。龙长顺赶到山上，劝娘不要去。娘说：“不碍事的，捡得二十斤茶包，就可以换一斤油呀！”龙长顺说：“摔坏了怎么得了呢！”娘说：“在山里滚了一辈子，哪有那么金贵的。如今茶油好价钱哩。提到小镇上，一斤卖两元！”农户人家，三个帮帮，两个衬衬，娘又生性闲不住，龙长顺只好依了她。

谁知就在那天下午，天忽然下起大雨，娘没有带斗笠，在山上淋了个透湿，回来就病了。龙长顺要去叫医生，娘舍不得花钱，说吃个单方就会好。这样拖了三天，病情日见加重，龙长顺赶忙请来郎中，那郎中说：“到了这么大的年纪，还要什么病呢？体子虚，身上没有了抵抗力，何况还感了风寒。她想吃什么，就尽量搞点什么东西给她吃吧！可怜咧，龙家奶奶辛苦了一辈子咧！”龙长顺听了，心里火辣辣地痛。昨天夜里，他在娘床前守了一个通宵，到天光边，听到娘轻轻地哼了一声，就忙撩开那床打满了补丁、被烟火薰成紫酱色的帐子，轻声问：

“娘，您好了些么？”

娘没有吱声。龙长顺又问：

“娘，您吃点东西好不？我去叫大禾称一点新鲜肉来，给您做一口精肉汤，您吃一点吧！”

娘仍旧没有答应。龙长顺抚摸着娘骨瘦如柴的手，几乎用哀求的声音唤道：

“娘，家里还有一点红糖，昨天鸡婆子又生了蛋，打个鸡蛋泡了，您吃一口吧。您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娘！”

娘眼睛紧闭，脸色蜡黄，无声无色地躺着。龙长顺肝胆摧裂，他哭了。他想叫醒娘，又怕惊了娘。抽泣着，呼喊着：

“你哪里不好过，你要吃点什么，你说呀，娘！”

娘仍然没有任何反应，只有搭在胸前的被子在微微起伏，才知道娘还在留恋这山寨，这土屋，留恋这光明的世界。然而，接着娘胸前那微微地起伏好象也停止了，龙长顺慌的用手指在娘鼻子边试试，果然没有呼吸！巨大的悲哀使他不知所措，他大声喊着儿子大禾，而大禾昨夜在奶奶床前坐了半夜，青年人经不住熬，到隔壁屋里睡觉去了。龙长顺连叫了两声，也不见大禾答应。谁知这时候，娘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胸前微弱的起伏又开始了。好象一盏即将耗尽油的油灯，光焰渐渐弱下去，弱下去，变成一点小豆大的萤光，眼看萤光就要被黑暗吞噬，灯光忽然一跳，光焰又蹿了一下。龙长顺想，如果这时注入一盏灯油，灯火一定会长明到太阳从东方升起！

可是，长顺娘的生命之灯，该注入怎样的灯油呢！

床头上，娘又微微地哼了一声，龙长顺连忙俯在娘的耳朵边，轻轻地问：

“娘，您怎样了？”

娘干枯的嘴唇动了一下，似乎说了一句什么。龙长顺没听清楚，他低声喊着娘。娘说：

“我……想……”

“您想要怎样呢？”

“我……要……”

“您要什么呀，娘！”

“我想……到县城去一趟！”

龙长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切地问娘：

“娘，您说什么？”

娘微微地睁开眼睛，凝望着儿子：“我要……到……县城去！”

龙长顺傻了，呆了！娘呀，您真的想去县城吗，您心中的秘密，到今天还没有忘记吗？……

（二）

龙长顺住的地方，在连云山区的黄金洞。这里山脊又高又陡，有的地方突然形成断裂，底下是阴森森的深渊。山外进来的人，在那崎岖的羊肠小道上攀行，走着走着，就记不清已经爬了多少坡，也不知前边有多少岭。据说这圈围三百八十里的大山洞，没有一块成形的田，没有一条可供推土车子的路。山里人常年累月在鱼鳞坑、挂壁土里种些粮食，在石缝里栽些树木。山外是个什么世界，人们也很少去谈论它。而长顺娘从小就跟瞎眼公公过日子，他以为蓝天只有晒簾大，这世界上，到处都是这种荒瘠的山，野蛮的山，令人胆寒的山。

那时候，人们管长顺娘叫瞎眼公的孙女。从她记事起，就没有见过爹娘，每天跟瞎眼公公讨米。有一年冬天，天下大雪，她牵着瞎眼公公跑了一整天，人家只给了几只种红薯。山里人生活都很穷困，哪里有多余的粮食呢？而那些大户人家的孩子，还唆着狗来咬他们。眼看天要断黑，天穹就象怪兽张开的大口，而四周被冰淋冻结了的奇形巨石，就是怪兽的牙齿。这张狰狞恐怖的口，好象随时都可以把这一对孤儿残废吞进肚里。瞎眼公公的孙女害怕了，她赶忙把爷爷牵进路边一座山神